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四

知縣熊燦纂修

藝文志下

序傳
題咏

序傳

大司寇劉公傳

大司寇劉公扶溝人名自強字體乾嘉靖甲辰進士授廣平推官讞決稱平擢爲考功主政歷掌銓選時相嚴分宜與子俱用事時有所干公據法峻却分宜父子心嫌公亢直然伺公隙不得嗣晉太僕少卿出爲陝西參議衆惜公外補公謂與吾依違

以蠲通顯孰與今專制一方猶得行其志乎居陝西兩載勁悍之衆帖然無譁繼遷山西副使執叛卒王慶於其嬖妾所先以公指設伏伺之賊未及逞城中賴以安守關禦寇則謹斥堠繕甲兵敵人畏之擢參政陝西再晉按察使歷湖廣左右轄始人為應天尹適甲子鄉試期也公毅然以得人爲己任有尙書以刺干公標其役堅請弗去公蹙之至折齒人皆矐其事云比入試內外積弊斬然頓除是歲拜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支羅寇黃中奪龍潭安撫司印以叛據險橫命歷二十年公至蜀卽欲往征之蜀人及官於蜀者諷止公曰吾弗往曷以勵將士耶會

公夢神伏劍曰公吾爲若殺賊議遂益決兵至巴郡忽有妖賊
白蓮教張寅餘黨蔡伯貫攻陷合州大足銅梁諸邑謀襲重慶
連兵支羅取漢綿以薄成都公謂中阻巢窟易制貫憑城邑且
四驚宜急擊勿失乃驟分兵擣截賊衆見絳衣巨神佐公陣遂
大潰敗諸邑盡復他郡得以不擾先是公遣伐支羅兵將亦拔
其砦柵與公兵會且以公指授陽爲攻戰具陰從曲徑進兵奪
其所據牛欄坪稱最險處鼓噪而起賊不知兵所從來不能戰
遂就擒戮向微公度機設奇則貫必與中合未易卒解全蜀不
得遽安枕卧也先是已有命微公入爲少司徒及捷聞上益大

悅勞以金綺酒羊公爲少司徒視篆務有詔廣市珠玉歲出帑
金萬計公力陳國用告匱節儉當崇得請費以大省奉旨薦趙
侍郎貞吉曹布政金趙太守賢呂郎中藎孫郎中應元後皆爲
世名臣公之以人事君藻鑑不爽衆莫及也既轉南都總憲拜
南大司徒改司馬參與戎正上知公深倚用漸篤復召爲大司
寇公辭不獲乃銳意平刑罰尙寬仁以佐新政時有巨宦在先
皇時剋減香料論沒產以償亦旣罄竭而二子猶繫獄公疏白
大逆者沒此律令也奈何坐若輩以枉三尺乎竟薄其罪獲生
全焉公爲司寇幾三年屢欲以疾乞骸骨歸今上改元始以自

陳得致仕公喜遂其初志歸而歸園杜門以花竹琴書自娛者
十年乃考終壽七十有五其嗣懋武請於朝得賜葬祭如典養
自童年值家君舉甲子於公爲門下士稔聞公剛大狀最悉迨
乙未來京師時從公嗣經府君懋武游相與交遊公遺事而爲
之傳

論曰漢賈生以直不容於朝遂憂憤捐軀龔遂虞詡稱能解寇
弭盜卒未聞匡弼大計二疏度其主不能行志乃解印綬去史
猶嘖嘖加歎賞乃今較之劉司寇大有逕庭焉司寇爲天官郎
觸權貴得外徙則應卒樹防屹然成保障功以有待而爲平西

川二巨寇破散其黨數十萬以軍旗顯矣而廷諍買珠薦賢釋囚其遠識加人數等聖主新御宇內上下方交屬望司寇未有毛髮間而公以久勞苦思止足遽翩然高蹈得久享邱園之樂以蕃觀公殆所謂能屈能伸善始善終者乎卽古人中寧可多得哉公之宦績在兩都及秦晉楚蜀被功德者類能頌之至其內行純備事父司徒太室翁及母范淑人盡孝比喪哭之骨立幾不能生嚴事兄祁州君至暮年不少怠憫表姊楊貧捐田屋以贍其衣食猶以持籌殖利爲恥故終身不問生計太康富民以千金遺公爲白訟獄公謝絕之生平無以貨交者其得專精

白以事三朝揚威命以靖邊陲忤執政同詔旨以清仕路裕國
計明冤抑皆由孝友發爲忠直介特溥爲宣慈古稱社稷臣公
其當之無愧矣

李員外公夢陽傳

孫奇逢人

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也國初徙居慶陽父正以卑平訓導
補封邱王教授遂家大梁母高氏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夢陽年
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宏治六年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是時
海宇清寧部寺多暇諸薦紳先生雅事文墨夢陽與信楊何景
明姑蘇徐禎卿鄆社王九思濟南邊貢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
之習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居久之轉員外郎時外
戚壽寧張延齡怙寵驕縱人莫敢問夢陽乃應詔陳其二疾三
害云漸語稍侵中宮譴下銷衣衛獄拷掠備加無所撓氣激

一日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處健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東陽不敢對遷乃從容言曰夢陽雖狂直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上曰謝先生言是及獄具詔夢陽復職已而獨召兵部尙書劉大夏問曰爾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皆曰輕莫若杖而釋之汝知渠意乎杖必送錦衣渠拴關節杖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其如朕殺諫臣何大夏曰陛下此事卽堯舜之心也明年爲正德改元夢陽遷郎中逆瑾導上鷹兔狗馬舞唱角抵漸廢萬

幾給事中劉莅陶諧相繼奏劾不報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吏輒泣下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同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此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世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事或可濟也文乃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文入密扣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從者文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及疏入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奪其官尋又出健等四十八人榜爲黨人然瑾必欲殺夢陽以攄其憤明年羅織他事誣

奏械繫詔獄夢陽兄孟和及內弟左國玉者聞徒從謁修撰康海及瑾嬖人姜達曲徼得免放歸夫梁四年瑾誅五年起夢陽江西提學副使勅許舉聞重事夢陽振學造士外復時時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疾其侵官而御史江萬寶會按江西與夢陽不合夢陽疏其事萬寶亦論劾天子命大理卿燕忠往勘是時忌者咸欲擠入不測之淵獨少傅楊一清爲力解夢陽遂獲相減祿寢濠懷逆招致文學之士凡東江西有才名者卽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知夢陽不可撼佯下之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及濠

辭連夢陽賴刑部尙書林俊奏辯始白嘉靖卽位都御史王廷
相學士霍韜及知者相繼論薦竟不用嘉靖十年迎醫京口還
遂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賦頌樂府古今詩三十六卷書疏碑
誌序襍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於世子枝舉進士爲南京
工部主事左遷海州同知才藻宏麗千言立就有父風云

海內孰不知有空同子哉文章氣節明代當不居第二人也
余幼而讀公之文慕公之人因康子對山出公於瀕死之際
並慕康子之人之文議者皆其失身於瑾也余謂康子若從
此借瑾之力濟已之私則羣友於彼岸而溺已於深淵誠爲

不可康子旣全空同之生又以救空同獲罪經也而不迂權也而不譎康子何愧於心乎何柏齋謂爲古之狂庶乎知康子者使空同子而不足爲當代重康子有載胥及溺耳

孫奇逢續記

記

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章疏劾逆閹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

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寔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才望不置口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人耳瑾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援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別夢

陽得釋歸

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搢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
繫實與日月爭光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救之俾逆瑾
忘赫赫之勢卑躬敬聽空同以全其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爲
烈哉訂書至此有感積懷附載篇末並昭不朽

蔣其昌
續紀

羅兵憲公傳

蔣其昌

臨淮人
邑令

兵憲羅公諱珰字孟玉號東泉其先晉之洪洞人也明太祖甫
定豫省思以天下之望族實之其始祖鼎昌被詔移豫遂隸扶
溝當授永平府司獄生子錦補太學生錦生俊永樂庚子舉於
鄉歷官漢中太守俊生贊登成化壬辰進士授新昌令英才駿
發政頗有聲擢山西道御史初巡陝西再巡山東釐蠹摘奸民
安吏肅識者卜其後之必昌而兵憲公卽其冢君也公舞象列
博士弟子員成化丙午以第一人領鄉薦己未成進士被聖賢
之與標理學之宗知名之士無不奉公爲楷模而文教初開漸